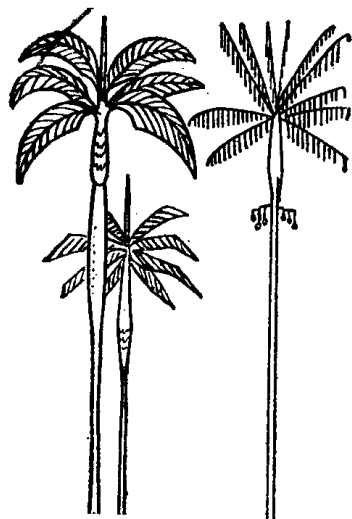


绿色的宫殿

李世义 著



绿色的宫殿

李世义著

贾国中 装帧·绘图

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排版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字数 91,000

1980 年 9 月第 1 版 1980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0

统一书号: R12024·3 定价: (四)0.31 元

目 录

一、绿色的宫殿	1
二、春姑娘的故乡	5
三、翻越哀牢山	10
四、过野象国	15
五、雷公斧的传说	21
六、新年泼水	25
七、密林奇观	32
八、今昔葫芦岛	38
九、树上的花园和它的绞索	44
十、会吃大树的小桑寄生	50
十一、在树干上开花结果	53
十二、走进花的世界	58
十三、密林中处处飘香	62
十四、石林上的森林	67
十五、年龄长长的树蕨	73
十六、富有的棕榈大家庭	79
十七、为祖国选拔树材	83

十八、我国也有“长寿”的龙血树·····	89
十九、友谊园中的神秘果·····	95
二十、看王莲跳舞·····	99
二十一、精心培育“瓜子大王”·····	104
二十二、橡胶树的“眼泪”·····	111
二十三、竹楼园林一瞥·····	116
二十四、龙山夜雨·····	125
二十五、人造热带森林·····	130
二十六、自然保护区新貌·····	135
二十七、到热带密林去·····	140



一、绿色的宫殿

少年朋友，你长大了想干什么？

小时候，我曾骑上幻想的鸟儿，海阔天空地翱翔。

八月中秋，月光如水，金桂飘香。外祖母讲着古老的神话，说月宫中那棵梭罗树，四季常青，万年不老，砍了又长。于是，我想走遍森林，找到那擎天大树，爬上树顶，去向月宫探望。

初夏，布谷鸟唱着“割麦插禾”的歌。农民伯伯一面在汪汪水田插稻秧，一面讲故事。他说从前的人，用大象耕田，犁沟又宽又深，土地上生长着旺盛的大米树，甘蔗树，香油树，年年丰收，吃米吃糖吃油不用发愁。我躺在树荫下睡午觉，梦见温顺的大象，载着我云游四方，金灿灿的谷子树照亮森林，香油果在枝头唧唧唧唧作响。醒来时，蜜糖还在嘴角流淌。

一本《西游记》，曾使我对猴王的生活充满遐想。天上的蟠桃园，地上的花果山，人间何处有这般景象？做一位旅行家



吧，到花
开不败，
四季飘香
的地方。
这是我童
年的志向。

谁能
想到，有
这么一
天，当我
作为一名
记者，来

到西双版纳的时候，一望无际的热带密林，一座座奇异的绿色宫殿，展现在我的面前。我惊讶，又神往。你看，那大树摩天，挨着星星和月亮；密林充满生气，百鸟在歌唱，野象在徜徉，孔雀开画屏，猴群捉迷藏。田园村落，一年十二个月，月月都可播种，月月都有收获；没有萧索秋风和严酷寒冬，时时有万种名花开放，千种异香流芳。那越砍越旺的常青树啊，黄花绿叶，装点着村寨山冈。在傣家人的庭园里，比蟠桃更好吃的果子，名冠四方。

最使人留连忘返的是，在昔日的老虎窝和马鹿出没的密林中，科学家们亲手建造了一座绿色宫殿，里面有千百种珍宝在闪光：产白米、流糖水、装香油的大树，济济一堂；那世界上最轻、最重、最硬、最毒、最香、长得最快的树木兄弟，个个都有

神奇的本领显扬，有世界名果待客，著名饮料请你品尝，还有会变魔术的果子，会跳舞的水上“姑娘”……

这是返老还童的地方。转眼间，我宛如一个少年，在这奇花异树的世界周游。亲爱的少年朋友，暂停你的嬉戏，让我们离开喧闹的城市，到西双版纳的密林去走一趟。

西双版纳，座落在祖国西南边疆，距首都北京有万里之遥。打开地图你就可以看到，一条北回归线标示在它的北面。那意思是说，太阳光每年从南向北移动到这里以后，就要回程由北向南移动了。所以，在西双版纳，太阳光终年在头顶上直射，给它那二万平方公里土地，洒下炽热的光辉，使它的气候温暖异常，一年四季没有雪，也很难看到冰霜。

在西双版纳东西两侧，是波澜壮阔的北部湾和孟加拉湾，太平洋和印度洋。海洋蒸腾的丰富水汽，每年乘着季风，吹拂到西双版纳的上空。于是，雷鸣电闪，大雨滂沱，雨水是那样充沛。

如果你再翻开地形图，你还会发现，那些标示着白色雪山、红色高原的巍峨群山，从青藏高原逶迤来到云贵高原。西双版纳就藏在云贵高原的西南坡脚下。这里，海拔低，丘陵和平原起伏，宛如高楼庇护下的后花园，风平树静，酷烈的西北寒风望而止步。

后花园啊，西双版纳确实是祖国大地上一座美丽绝伦的后花园！云南“植物王国”中的绿色宫殿！我国唯一一块保存得完好的热带，亚热带宝地！那里有，茂密的原始森林，开不败的鲜花，吃不完的果品，数不清的珍禽异兽，看不尽的奇特风光。

这儿居住着六十余万傣族、布朗族、哈尼族、基诺族、拉祜族、瑶族和汉族人民。他们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开发了这块肥美的土地，创造了灿烂的文化。

解放后，西双版纳成立了傣族自治州。自治州首府设在允景洪。各族人民已经当家作主人，办起了人民公社、国营农场，盖起了工厂，办起了学校和医院。交通四通八达。人民安居乐业。人们可以坐飞机、火车和汽车去西双版纳了。花三个多小时，你就可以从北京飞往昆明，一个多小时后就能从昆明飞抵西双版纳北面的思茅。如果从首都坐火车再换汽车，到西双版纳也只要一个星期就够了，而过去则要走上半年呢。

好了，现在我们可以迈开双脚，向西双版纳绿色宫殿进发了。



二、春姑娘的故乡

过罢春节，虽说“春姑娘”正在爆竹声中悄悄走来，可是，在祖国首都北京，北海还结着冰凌，寒风凛冽刺骨，不时飘落阵阵雪花，小朋友们还躲在“棉猴”里过冬呢。我也一样，裹着皮大衣，在一个晴朗的早上，离开北京，迎着寒风，登上了首都直达昆明的班机，出门旅行。

飞机象矫健的雄鹰，腾上了首都灰蒙蒙的天空。田野上，斑驳的雪原，和那水库河渠上银灰色的冰镜子，在阳光下闪烁着，不时投来耀眼的亮光。往北又往西看，燕山和太行山越来越低矮，山势越来越宽广。机窗外，东面的华北大平原伸向天边，同黄海融成一片，是那么苍苍茫茫。飞机上的服务员报告说，首都的地面温度还在零度以下。捉迷藏似的春姑娘啊，你躲在哪里，藏在何方？

飞机以每小时六百公里的速度，向西南飞去。过了黄河，



山峦接替平原，飘飘而来。一块块白云由稀到密，渐渐地激荡起来，变成了云海，卷起了怒涛。那“浪花”好象就要溅到飞机的翅膀上来一样。从机

舱往外望，只见棕红色的山峦，偶尔从云海的裂缝中露出脸来，时隐时现。啊，那不是红山绿林的云贵高原么！空气象碧波一样清澈，山海代替了云海。一朵朵轻盈、秀美的白云团，缓缓地流来淌去。在灿烂阳光下，云团和飞机的巨大阴影，在山谷和村落间奔驰，象是比赛谁跑得快。突然，飞机侧身向下滑翔，蓝湛湛的天空下，绿水绕青山，滇池碧如玉。“瞧，多美啊，昆明！”

这时，广播又响了，传来一腔清秀的声音：旅客们，昆明到了，地面温度十六度，气候爽朗宜人。

“啊呀，十六度！气温变化有这么大吗？”

果然，一走下飞机，阵阵薰人的暖风扑面，浑身的毛孔都萌动起来。明媚的阳光下，山茶艳红，玉兰洁白，报春、海棠、杜

鹃，满树如披彩霞。滇池畔，桃花红，梨花白，柳丝绿，菜花麦浪，黄绿相间，万千景象，简直令人眼花缭乱。这时候，想想三小时前首都的景象，再看看眼前的良辰美景，我不禁感叹道：“我们祖国是多么伟大、辽阔！”

昆明是云南省的省会，一座名副其实的花城。这儿不但花多，而且许多名花艳色都出产在这里。象杜鹃花、木兰花、山茶花、报春花、百合花、绿绒蒿、兰花、龙胆花，被人们称颂为“云南八大名花”。此外，还有珙桐、牡丹、飞燕草、海棠，举不胜举，成百上千，品种繁多，花大色浓，异香扑鼻，姿态万千。不但国内出名，而且誉满世界。全世界有八百多种杜鹃花，云南就有四百多种，真是杜鹃花的故乡了。二三月间，你在昆明到处都可以看到五彩缤纷的杜鹃。难怪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看了也赞不绝口，在这位文豪的笔下，杜鹃花简直成了天姿绝色。

回春桃李都无色，
映得芙蓉不是花。
闲折一枝持在手，
细看不是人间有。
花中此物似西施，
芙蓉芍药皆嫫母。

他把杜鹃比作古代美人西施，而芙蓉花、芍药花相形见绌，成了最丑的嫫母。其实，山茶更比杜鹃美，玉兰还比杜鹃香。如果白居易到昆明看花，准会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位研究花

卉的植物学家告诉我，自从外国人到了云南，弄走许多云南名花之后，现在欧洲、美洲许多国家的庭园中，争先恐后栽培云南的花。西欧人甚至说，“没有云南的花，不成其为一个花园。”英国有个生物学家还把云南称为“世界花园之母！”（Yunnan, The mother of gardens of the world!）这种夸奖并不过分，你光呆在昆明，一年四季的花就够你观赏了。

昆明花多花好，气候更好。打开地图你就会看见，昆明恰好在云贵高原的中心，海拔一千九百米，又是亚热带地方。它的西面有著名的横断山脉，绵亘千里，从西藏、四川交界处巍巍南下，西北和东北面又有云岭、牯牛寨山、梁王山这些高大山墙拱卫，挡住来自西北的滚滚寒流，使昆明成了全国各大城市中受寒潮影响最小的城市。加上昆明南面有五百里滇池依偎着，调节气候，所以这儿冬天特别暖和，春天分外长久。看天，天特别蓝，看地，树木花草格外娇艳。阳光亮得眩眼，星星又多又璀璨。

更奇怪的是，昆明和云南许多地方没有四季，只有两季，就是干季和雨季。在祖国内地，一年四季，冷暖炎凉，季节是按气温高低变化来划分的。这儿却行不通，得按下雨多少来区分季节。

从头年十一月到第二年五月，来自印度、巴基斯坦热带大陆干燥温暖的风呼呼吹来，晴空万里，艳阳高照，强烈的紫外线很快就把你晒黑了。这叫干季，很少下雨，干燥温暖，是旅行的黄金季节。这个季节，会使你感到心胸开朗，情绪舒畅。到了六月，吹来太平洋、印度洋的暖风，带来浓浓的水汽，大雨接二连三下个不停，一直下到十月，所以叫雨季。昆明全年下

一千毫米雨，其中八九百毫米是在这五个月下的。雨季来临之时，北国正是炎夏，气温急剧升高，人们热得汗水直淌，摇扇子、吃冰棍来消暑。可是在昆明，夏秋多雨，雨给大自然经常洗澡、降温，所以气候却特别凉快、湿润。这期间，在昆明卖扇子就吃不开。如果你说夏天大汗淋漓，除非是说你在剧烈劳动或者运动之后，否则，当地人会说你在吹牛。

这种冬春日照多、气温高，夏秋日照少、气温低的气候，同祖国其他许多地方恰恰相反。因此，冬天怕冷、夏天怕热的人，到昆明去吧，这儿是消暑、避寒的好地方。正是由于冬暖夏凉、四季如春，所以人们给昆明取了个美名，叫“春城”。

古往今来，人们叹息春天来得慢，去得快，停留人间太短暂，总想把春天永远留在人间。宋代大诗人黄庭坚就曾这样问道：

春归何处？

寂寞无行路。

若有人知春去处，

唤取归来同住。

如今，来到春城昆明，你完全有理由对这位诗人说，甭问了，甭找了，春姑娘在这儿呢，在云南，在昆明。这儿就是她的老家，她的故乡！



三、翻越哀牢山

告别昆明的头一天，下了一场从来没见过的飞雪，使人大开眼界。

头一天，春城内外，艳阳高照，蓝天如洗，平平静静。第二天凌晨，我还在做着游园赏花的好梦。突然，孩子们的欢叫声把我惊醒。我睁眼一看，满屋雪亮；推窗眺望，啊呀，多好的雪，多美的花呀！

一夜之间，北方闯来的雪姑娘，大闹春城，把那六角雪花撒向人间，描出一幅春花与雪花争奇斗艳的“闹春图”。你看那碧绿枝头，红黄紫白，好花万千，照样开着。天空中，雪却纷纷扬扬，下个不停。街市上，楼台亭阁，银妆素裹。园子里，满地白雪，满地落红。孩子们脸红手红，打雪仗，垒雪人，欢呼雀跃，互相追逐。他们精心垒起大雪娃娃，给它穿上绿叶编织的大衣，戴上海棠花帽，胸口还别上一朵红艳艳的山茶花。这童

话般的境界，若不是亲眼所见，谁会相信！

太阳一出，银雪消融，到处滴滴嗒嗒。空气清冽甘美，提人精神，舒人筋骨。这一天，我们登车启程，驶向西双版纳。

四天行程中，汽车象荡秋千一般，时而把我们抛上哀牢山、无量山的群峰，时而把我们沉入元江、把边江的谷底。到了昆明南面二百多公里的元江河谷，海拔下落一千五百多米。这里气候干热，大地上一片金黄翠绿。那金黄的是黄熟的麦浪，那翠绿的是新插的稻秧。社员们在公路边采摘红通通的西红柿，运送香喷喷的菠萝和香蕉。那情景，你怎能想象，此时此刻，北京的人们还在屋里躲避风寒呢！北国的寒流，到了这里，早已成了强弩之末，化作湿润的雨丝，给四山的云南松林，抹上一层幽深的色调。

在气候炎热的元江两岸，不论是河谷坝子，还是田间路旁、荒山隙地，生长着的一行行蓖麻树，使外来游人，大吃一惊。这是蓖麻么？它不是当年生、当年死的草本植物吗，怎么成了树木？

老经验碰壁了。当地的农民说，这儿的蓖麻呀，天生就是树，不是草。一年下种，要收几十年呢。一株生长三四年、高四五米的蓖麻树，一年能摘好几十斤蓖麻子。这比北方的蓖麻草，产量高出一二十倍哩！而且，这儿的蓖麻树，不是先开花，后结果，而是边开花，边结果，花不停地开，果不停地结。这一意外发现，使我感受到，我到了蓖麻的老家。

后来，植物学家告诉我，蓖麻的故乡，原来就在美洲热带。后来，人们带它到北方温带落户，才蔓延开来，随处生长。我们在元江吃早饭时，大伙热得难受，赶忙登车南行。汽

车费劲地往哀牢山陡坡上爬。等到爬上高山休息，寒风呜呜一吹，我打了一个寒噤，赶忙穿上大衣。这山上仍是一番早春景象，山桃红花正在怒放，可是找不到蓖麻树了。奇怪！我问一位过路的农民。他说，蓖麻树不上高山，山上气候冷，长不成树，春天播种，到冬天就死了；暖和一点的地方，或许留个宿根，第二年又爆出苗苗来。听了这话，我不禁叫道：“三个小时功夫，蓖麻又从树变成了草呀！”

“那当然罗！俗话说，‘山高一丈，大不一样’，可不是嘛！”

说这话的是一位当地农业技术干部。他解释说，这哀牢山，从海拔将近三千米的山顶，到不足四百米的山脚河谷，高度相差大约二千六百米。从低处往高处走，每爬高一百米，气温就降低零点七度。从河谷坝子到山顶雪峰，气温相差将近二十度。所以，这哀牢山是“上山穿皮袄，下山摇竹扇”的地方。山顶，山腰，谷底，寒、温、热三种气候都有呢。这种气候就是人们常说的“立体气候”了。

“听说还有‘立体农业’，是这样的吗？”我问。“是呀。”他继续说道，我们这儿搞农业生产，可不能山上山下一个样，瞎指挥。要适应这种“立体气候”，就得搞“立体农业”。山脚炎热河谷，种早稻、晚稻、甘蔗、油橄榄、牛油果这些热带亚热带作物。半山腰种麦子、包谷、杂粮和桃、梨、苹果等温带作物。到了山顶上，平处做牧场，养牛羊，陡处栽松树，发展森林。

他自豪地说，我们这座哀牢山，简直是一座万宝山哩！

“听说西双版纳比这儿更富饶，对吗？”“对。不过，如果没有这座哀牢山，西双版纳也就不那么引人入胜了。”他解释说，这哀牢山就是一座挡风高墙，它从云南西北伸向东南，绵亘数

百公里。西伯利亚来的强大寒流，可能袭击昆明，却很难翻过哀牢山，去袭击西双版纳。所以，哀牢山西南坡脚下的西双版纳，百年难得看到下雪结冰。那里的气候、物产，就比这儿强多了。

车到了哀牢山西南坡的思茅，下一站就是西双版纳了。在这里，我搭上了一辆运货卡车。驾驶员非常热情，听说我要去西双版纳采访，赶忙装好货物，开车来接我，真是盛情难却呀。上午十时左右，我们就启程出发了。

一出思茅坝，几乎全是下坡，弯来拐去。汽车象一只老鹰，在山谷间低回盘旋。出门少的人，一到这里准会晕车呕吐。开车的陈师傅，本来热忱健谈，到这里也全神贯注了。

越下越低，越走越热。森林由稀变密，颜色由浅变深，树叶子由小变大。一团团云雾向我们扑来，老陈开了黄灯。我们破雾而行。密林看不清，聊天

